

後漢書

范曄著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

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

日事不諧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

在家廬六年

愛士養名

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

子遠皆為奔走之友

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

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

說文曰輶

車衣車也鄭元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

內官皆惡之中常侍

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

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

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

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

中軍校尉屯

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

軍校尉趙融

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

大夫夏牟為

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

園軍皆統於

頌此云佐軍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

與彼文不同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

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放曰注案鮑信董卓擁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

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

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

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

懸節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面北

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

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

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

時侍中周珽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

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

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

前書

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元始二年更名邠音回浪反

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案文以當作與冀

州牧韓馥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伯充州刺史劉岱陳

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

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伯充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

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元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

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

與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

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

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帝獻

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

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

傳曰悉理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卓乃遣大鴻臚

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郟藏之

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

尉王瓌警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

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

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

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

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遷怒何具酷哉

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毒卓遷怒者有靈當訴足

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仁者有靈當訴足

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

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袁術亦

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

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

人情歸紹忌方得眾○劉歆曰案方字恐將圖已常遣

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

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

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

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

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甯可得置封書

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

排閣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

門外○劉歆曰注何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

後漢書卷之...

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

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

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

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

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劉攽曰案文少一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

高幹及潁川荀諲等魏志云諲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

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

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

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

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

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

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

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

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

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

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

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

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畧英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一

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冀州雖鄙帶

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

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

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

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强弩萬人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

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

之間必上崩瓦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

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

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

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

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

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

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

之眾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

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

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

推牛角為帥俱攻瘦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

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性

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

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

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見下收英

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

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

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投為奮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

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

環傑雄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畧盡軍將

皆撫膝而泣日向使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

田豐在此不至於是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
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傲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
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脚往依張邈
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

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其冬公孫瓚大破

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

枯槃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

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

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

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

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瓚斂兵

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真人水鏡經曰凡

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

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

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

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

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

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

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

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宜

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

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

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

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

墳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

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

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

津續漢志瘦陶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

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

春秋曰紹勸督引滿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

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記曰

升故為內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

黃小吏